

歸鄉魅影——森山大道的創作旅路

2010-07-21 中國時報 【張蒼松／文】

	
<p>▲被譽為「攝影界的神的恩寵」，既孤高又反骨的森山大道，近五十年漫遊路上獵影，補綴流蕩記憶的歷程。 ◎張蒼松/攝影</p>	<p>▲森山大道的工作室輾轉遷移已屬常態。住在四谷三丁目時期的一九九九年，美國「舊金山近代美術館」與「紐約大都會美術館」為森山舉辦了大型回顧展，創作生涯攀登另一高峰。◎張蒼松/攝影</p>
	<p>▲「森山大道個展」的巨型文宣。高懸於展場建築立面。 ◎張蒼松/攝影</p>

浪人般地軀體住著孤寂、夢幻、騷動而又深情的靈魂。森山的成長經驗像打翻的拼圖，近五十年漫遊路上獵影，正是他拼命地補綴流蕩記憶的歷程。從反攝影到追尋攝影的本質，既孤高又反骨的森山大道，藏不住內心的熱情與謙抑，他彷彿咀嚼劣等感的野犬，這股自卑感是他一再脫皮蛻變的養分罷！

森山大道生平第一次個展「遠野物語」就在銀座舉辦的，2008年歲末，重返這個摩登街區發表「物質的誘惑」，已然相隔34載，跨入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年歲。

銀座精華地段「四丁目交叉點」廣場化了的四個街角，人潮一波一波地來來去去，三愛大樓環狀玻璃立面兩側，懸掛著以黑白照片製作的攝影個展大型看板，兩層樓高的巨幅文宣，顯見森山的人氣指數，被譽為「攝影界的神的恩寵」其來有自。

平面設計出身的森山，對於照片與展覽空間的關係自有定見，而保有了超大尺度開窗的驚人視野。關於個展序文，他以動人文采如是鋪陳：「總是滿身大汗，從沸騰的坩堝一般地競技場抽身，遠離歡呼和咆哮，在無人狀態拍照；排除了霸氣的場所，只聽到風聲和快門聲，在寂靜支配的風景中，我感覺到孤獨和夢想。而搏鬥中的選手與吞進因緊張而分泌唾液的觀眾，都被一瞬的孤獨感撼動……」一張張冷凝而闇昧的競技場照片，是空無人煙的風景。

森山大道藉由相機擷取現場切片，形塑堅韌的物質性，通過視覺傳達刺激了人們的思維，他以反論式觀點斷言熟識過後的東京，人群的身影消失在混沌大都會因大量生產商品而形成的渦流，無異是淨化感情的過程，而與亞里斯多德詩學中的「悲劇效用」相應和。

浪人般地軀體住著孤寂、夢幻、騷動而又深情的靈魂。森山的成長經驗像打翻的拼圖，近五十年漫遊路上獵影，正是他拼命地補綴流蕩記憶的歷程。

反骨少年的夢想

二次大戰終結後的翌年，才八歲的森山，初嚐流離人生的況味，他與父母姐弟一家五人在大阪驛背後的廢墟棲身，度過動盪不安的日子。

父親森山兵衛任職住友壽險公司，調職多達七次之故，因此「家」和「學校」的記憶，只留下「準備搬家及轉學前後站在講台道別與自我介紹」的殘影餘像，孤孤單單的轉學生，既受到排擠又交不到知心友伴，游蕩街頭是宣洩失落感的途徑。

厭惡上學的森山，高中時代依舊曠課連連，被退學後，插班進入大阪市立工藝高中圖案設計科就讀。他蓄長髮、腳蹬木屐，一副耍帥擺酷的叛逆模樣，流連校外遊樂場、商店街、電影院及百貨公司的時間比上學還要多，他再度面臨退學的命運，父母親出面關切，才又轉進夜間部，白天再到設計公司工讀，但終究是中途辍學了。

苦澀的校園歲月，森山抗拒制式教育，卻意外地找到滋長的養分。他四處漫遊，放眼是各色各樣的海報、看板、影像，深植腦海；沉浸書店、圖書館或父親的書房，日來夜往，從崛辰雄的散文詩到三島由紀夫、太宰治的小說，乃至西洋文學，日漸領悟讀書三昧的興味；在愛讀的《美術手帖》發現跨足新藝術運動的巴黎畫派與野獸派畫家烏拉曼克（Vlaminck，Maurice 1876~1958），反體制如他，就連心儀的畫家也不是畫壇主流。

森山大道兒時演出新年祭神樂舞的丑角，所以想做個喜劇演員；大力水手卜派叼著菸斗逍遙海上的意象，使他憧憬做個航海員；高中時期熱中油畫及水彩畫，觸發了畫家的夢想。多少年過去了，猛然察覺自己手上拿的竟然是相機。

森山風格餘緒蕩漾

儘管美國攝影家威廉·克萊因（William Klein）的處女作《紐約》，藉由「晃動、脫焦、粗粒子、高反差」凸顯大都會粗暴及髒亂的實情，把印象視覺化的表現手法，對森山產生劇

烈衝擊，不過好比千年以來日本人吸收外來文化加以轉化光大的融合力道，森山神似克萊因的效果展現，皆因釋放內心底層抑鬱的成長經驗而衍生的行為模式，攝影美學自成一家。

當《獵人》出版時，森山大道反常識、反攝影的新映象攝影風格於出道八年後的 1972 這一年達到高峰期，而被稱作「晃動脫焦派」，群起效尤著眾，因此又稱「森山病」，這股發軔 60 年代晚期的風潮，到了 80 年代中期，雖然「晃動脫焦派」的慣用語全然從攝影界淡出，但是森山獨特的主題不明確、故弄玄虛、不體面的逆向創作，依舊獲得廣大年輕世代的接納，森山式的風格餘緒蕩漾。

抽離晃動脫焦的影像元素，森山的另一創作基調是，畫面大部分由濃黑、低沉的暗部構成，用以強化憂悶、神祕、荒疏而抽象的照片氛圍，「遠野物語」堪稱箇中代表作。

「遠野物語」原著採集了流傳於岩手縣遠野地區的民間傳說，明治末期由民俗學著編輯成冊。遠野更是森山鍾愛的詩人宮澤賢治筆下的桃源鄉。

年少輾轉搬家的際遇，「故鄉」彷彿是虛擬的地方，使得森山大道心中堆積了「沒能夠帶年節伴手禮歸鄉探親」的惆悵。他像雲遊四方的野犬，以敏銳的嗅覺搜尋想像的、象徵的、既視經驗的故鄉遺痕——遠野比地理上的實際距離還要遙遠許多，這是一種重重疊影的鄉愁。

「執著於細微部分，以探討全體映像，是非常晦澀的武藝競技。對我而言，遠野是象徵的故鄉，而我的故鄉是由遙遠的記憶斷片連結而成的原風景，這是拼圖的過程……」森山如是自我剖白。

追尋攝影的本質

爲了表明對攝影嫌惡與告別的意念，森山於 1972 年出版《攝影再見》，向欠缺實在感與逼真性的照片提出質疑；他亟思返回攝影的根源，探索攝影發明者尼埃普斯(Joseph Nicéphore Niepce 1765~1833) 拍照的意義是什麼？

尼埃普斯於 1827 年 7 月，在巴黎南東 350 公里處勃艮第地區的聖.路.德.瓦雷恩 (Saint-loupde Varennes) 宅邸二樓，以塗佈瀝青的白臘板裝置於暗箱，朝著窗外「鴿舍、麵包房屋簷下及遠方的西洋梨苗木」取景，歷經八小時才完成實驗，這張人類史上第一張被固定下來的影像，題名「從實驗室眺望」，長時間曝光之故，呈現脫焦、粗粒子及高反差質感，森山必然對它特別眼熟，在他心目中，照片是光影的化石。

森山大道於 1990 年出版《給聖.路的信》，禮讚攝影誕生地及「攝影術之父」尼埃普斯，他付量有一天必定親往探訪這個攝影的原鄉。

設於東京池袋的森山大道工作室，掛著 2008 年六月由攝影的原鄉攜回的「從實驗室眺望 (複製)」，森山日常面對這幅照片，猶如持續地接收來自聖.路的口信，悄悄地和攝影的本質與光影的存在產生對話。

從反攝影到追尋攝影的本質，既孤高又反骨的森山大道，藏不住內心的熱情與謙抑，他彷彿咀嚼劣等感的野犬，這股自卑感是他一再脫皮蛻變的養分罷！

溫柔敦厚的一面

自由自在，不受拘束的野犬，也有溫柔敦厚的一面；26 歲結婚後，以自由攝影出道，那一年他結識了「愛憎之間紙一重」的好敵手中平卓馬；41 歲那一年，為提攜他的攝影評論家山岸章二的自殺逝去傷慟，體重驟減 14 公斤；1982 年，他捧著母親骨灰回到父親的故鄉島根縣海邊，安放於長眠了 24 年的父親身邊；62 歲辭去「東京視覺藝術學校」任教 25 年的教職.....，毋寧相信性情溫厚是創作者的動能，也是森山大道最深沉的特質。

（「森山大道的世界」個展於 1839 當代藝廊 展至 8 月 1 日。官網：www.1839cg.com）